■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三刊出

歷史與空間

■文：吳小彬

當英雄老去的時候

10月11日晚，北京鳥巢國家體育場，南美超級打吡盃巴西和阿根廷隊的比賽在這裡舉行。當下半場35分鐘，卡卡替補登場時，整座球場沸騰了，5萬多球迷高喊着他的名字，興奮不已，歡聲雷動。

卡卡，1982年4月出生，2007年世界足球先生，前巴西國家隊核心，場上位置為進攻性中場，也可擔任前鋒。他球技出眾，風度翩翩，是足球領域的「優雅王子」。

很小的時候，卡卡就展示出足球天賦，2002年入選國家隊，英俊少年，橫空出世。次年，他加入意大利豪門AC米蘭。2005到2009年，是卡卡的競技高峰，他帶領AC米蘭奪得意大利聯賽冠軍、歐洲聯賽冠軍盃冠軍、世俱盃冠軍，率領巴西隊奪過兩次聯合會盃冠軍，2010年南非世界盃，身上有傷的卡卡，帶領巴西隊獲得第6名。

由於足球運動的激烈和殘酷性，雖然卡卡今年只有32歲，卻已是球場上的老將了，他的奔跑速度不減當年，可體力下降了，動作頻率和甩脫對手糾纏的能力降低了，這都影響了他的發揮。儘管他訓練刻苦，多次爭取，但未能入選國家隊參加今年在本土舉行的世界盃。他的缺席，使巴西隊的進攻火力削弱，戰術選擇也單調了，並導致半決賽中慘敗於德國。新任巴西隊主帥鄧加，在率隊赴中國比賽前想到了卡卡，緊急徵召，這樣，時隔18個月後，卡卡再次披上國家隊戰袍——喜歡他的中國球迷真是有福了。

卡卡在球場上闖關奪隘屢建奇功之時，正逢新一代中國球迷旺盛成長。卡卡俊朗的面孔、陽光般的笑容、儒雅的風度、精準的傳球、獨步天下的長途奔襲、弧線如虹的打門，無一不成為球迷美好的記憶。卡卡也許不知道，許多個深夜，當他在球場上風馳電掣摧城拔寨，地球的另一端，無數中國球迷在電視機前為他鼓掌歡呼，他的激情四射靈光迸發，劃破了東方的夜空，激盪着球迷的心，點亮了他們平凡的生活，留下一個又一個美妙的瞬間，並成為他們青春憧憬和夢想的風標。

時光飛逝，青春是那樣的短暫，本就讓人惆悵，而美人遲暮，英雄老去，更令人無限憂傷。當被無數人視為明星的人物也難抵歲月銷蝕，當億萬人心中的偶像也漸現疲態才華委頓，人們會想時間太無情了，連這樣的名伶這樣的英雄都會衰微，絕代風華都能磨盡，蓋世豪傑竟然氣短，庸常人家布衣百姓更只能任風吹雨打、隨時代浮沉、聽憑外力決定自己的命運了。事實雖然如此，道理也很明白，但人就是這樣的奇怪，他不願平心靜氣地接受這一冰冷的現實，他渴望看到光彩，渴望地上開出鮮花，渴望人間塵世也能誕生奇跡，特別是被大眾寄予了厚愛與期待的卓越人士，如果他們中的某位挺身而出、奮起餘勇、抖擻精神、再領風騷，必將獲得世人的衷心愛戴，必被看做真好漢、大英雄、偉丈夫。悠久的中國歷史上，英傑豪強代不乏人，烈士暮年仍壯志干雲者，亦有不少。

戰國末期的廉頗，就是這樣一個人。廉頗，祖籍山西太原，趙軍主將。曾率兵討伐齊國，取得大勝，被封為上卿。

公元前262年，秦國進攻上黨，廉頗率部迎敵，阻秦軍於長平，以堅固的防禦令敵久攻不下。秦王拿他沒有辦法，便利用反間計，陰使趙王罷黜廉頗，最後才大敗趙軍。長平之戰後，廉再受任用，他率部擊退了燕國入侵，令對方割五城求和。至趙悼襄王時，廉又遭排擠，他投奔魏國和楚國，可滯留多日，不得信用。晚年，秦再攻趙，將趙軍圍困，危急之時，趙王想起了廉頗，欲請出山，可是又擔心他歲數大了，不知還能用否，便派使者前來查看，廉為顯示自己不老，當着使者面吃下一斗米、十斤肉，並披甲跨馬飛馳奔跑。這一場景被司馬遷寫入《史記》，老而彌堅、不墜青雲之志的廉頗，被後代廣為傳頌。

南宋詞人辛棄疾，也是如此。

1161年，金軍大舉南侵，後方漢族人民起義反抗，21歲的辛棄疾參加了起義軍。金軍北撤時，辛奉命南下與南宋聯絡，歸途中聽到義軍首領被叛徒殺害的消息，怒不可遏，率領50人襲擊數萬人的敵營，生擒叛徒，並帶回交由朝廷處決。

驚人的果敢，使他名重一時。後來，他寫下不少北伐建議，但朝廷反應冷淡，只派他到江西、湖北、湖南擔任轉運使、安撫使。這與辛的理想大相逕庭，雖然他幹得出色，但怎奈歲月流逝，壯志難酬，心中不免苦悶。1181年冬，由於「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辛受到彈劾，官職被罷。他來到上饒，開始了中年以後漫長的鄉居生活。

1204年，辛又被起用，次年任鎮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這年他已65歲。一天，他登高望遠，撫今追昔，感慨萬端，寫下了《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卡卡與愛子。 資料圖片

此詞上闋讚揚孫權和率軍北伐、氣吞胡虜的劉裕，表示要像他們一樣為國立功；下闋借諷刺劉義隆主張抗金但反對冒進誤國，最後以廉頗自比。此典用得貼切，表明自己雖然年老，但仍和當年廉頗一樣勇武不減。詞意豪壯悲涼，詞心義重情深，乃為千古名篇。

廉、辛之外，我們還有漢朝的馬援，三國時的趙雲、黃忠，宋朝的宗澤，明代抗倭名將鄧子龍，大敗法國軍隊的清朝將領馮子材，這些人都有晚年老當益壯、英武不肯讓人的光輝事跡。可以說，在中國人的精神和內心深處，就有對英雄不老的期待、讚美和褒獎。

而卡卡，為我們上演了這種不老英雄的最新大片。足球，是世界第一運動，是當今時代一道亮麗的風景，球星驚世駭俗的技藝、靈光迸飛的射門，灼照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使之不再無盼。幾萬人甚至十幾萬觀看的足球賽事，吶喊震天、鑼鼓齊鳴、彩旗飄揚，場面猶如奢華狂歡。卡卡的球技和風度，更為這項運動平添了幾分魅力。中國球迷是多情的，是念舊惜才的，當卡卡無緣今年世界盃，離開西班牙，又告別意大利，據說轉會美國時，人們都覺得自此再難看到卡卡上場比賽了。正在嘆息失落之時，卡卡卻神奇地再現江湖，而且首戰是在中國的北京。球迷們怎能不激動和欣喜萬分呢？

他們焦急地等待着、召喚着、呼喊着。終於，在幾萬人雷鳴般的歡呼聲中，卡卡出場了。王子歸來，英雄重新披掛上馬。北京的秋夜裡，球場上最感人最值得銘記的一幕出現了。

這是新時代的傳奇，這是球迷和球星的心的共鳴，這是人類感情交流融匯的難忘時刻。足球在此遠遠超越了體育運動的範疇，上升到人性和美的高度。

卡卡，好久不見，我們祝福你，感謝你！

書若蜉蝣

■文：葉 輝

林泉居靜好歲月

葉靈鳳的《望舒和災難的歲月》以戴望舒的《祭日》開篇：「今天是亡魂的祭日，／ 我想起了我的死去了六年的友人。／ 或許他已老一點了，悵惜他愛嬌的妻，／ 他哭泣着的女兒，他剪斷了的青春。／ 他一定是瘦了，過着飄泊的生涯，／ 在幽冥中，但他的忠誠的目光是永遠保留着的。／ 而我還聽到他往昔的熟稔有勁的聲音：／ 快樂嗎，老戴？」然後說：「在夏夜的燈下讀到這樣的詩句，我真忍不住抬起眼來，茫然向空中問道：快樂嗎，老戴？」

在葉靈鳳眼中，戴望舒生前很不快樂：「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挫折，詩才未能好好的發展，在香港淪陷期間那幾年苦難的日子；他雖然始終興致很好，強顏歡笑，但我知道他的內心是淒苦的。這是由於他的個性很強，輕易不肯將感情上的弱點暴露在別人的面前。但他的死，我想他一定是可以死得瞑目的，雖然有點依依不捨。」

戴望舒在1949年冬天離港北上，那時第二任妻子楊靜也離他而去了，那段日子，他住在葉靈鳳家裡：「這時他的哮喘病已經很深，同時家庭間又在一再發生糾紛，私生活苦痛已極，這時他的大女兒又從上海來了。為了病，為了這些不如意的事，他的肉體和精神上的擔負實在很大。素來樂觀強倔的他，這時也一再在人前搖頭說：死了，這一次一定死了！」「因為這時他是住在我的客廳裡的，同我的臥房僅隔了一層屏門，夜靜聽到他發病時的那種氣喘如牛的聲音，我也實在替他的病體擔心。」

在苦難的歲月裡，戴望舒大概會懷想「林泉居」的靜好歲月吧，老朋友馮亦代在《又見香港》回憶道：其時戴望舒在「儉樸的居處，堆積的書刊，還有攤在書桌上，寫滿字跡的手稿。他伴着嬌妻和愛女，在祖國的烽火裡，幸留這寧靜的一角。」

徐遲在《我的文學生涯》亦着墨於「林泉居」：「將近木屋，心情喜悅。林木森森，更使冥色四合。我在一塊石級上坐了一坐，眺望着木屋的背影，只見燈火粲然。這時，我透徹地看到了，這洋樓變成了一個透明體，好像它整個兒都是用玻璃砌起來的，我能夠一眼將它看穿，一直看到它的裡面的深隱處去。」

「林泉居」在徐遲看來，真是華洋雜處：沈仲章住在一樓東側的後房，住在一樓西側長房間裡的是為港府工作的馬師奶，住在二樓西側前房的是香港大學教授司密斯，三樓西側，英國稅務官的新婚太太在彈弄鋼琴，三樓東側，英國稅務官先生在逗弄着一條大狼狗……

至於二樓的東側，徐遲寫道：「老戴和麗娟已吵完了架，這個在前房的大寫字枱上翻譯着他自己非常得意的用十六世紀的法文翻譯的《莊子》，那個在她的梳妝台前，端詳自己非常美貌的姿色，很像畢加索所畫的那一幅名作《鏡前的女人》。」

文藝天地

試筆

■文：江敏華（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最後一艘救生艇

漫無邊際的大海上，有一艘救生艇正緩緩地飄浮，艇上載着幾位年輕人、一名婦孺、兩名孩童及一個仍在襁褓中的嬰兒。眾人臉上滿佈着驚恐的神色，久久不散。「媽媽，爸爸，你們在哪？我們好怕！」孩童哭鬧着，年輕人露出沉痛的表情，婦孺無聲落淚，只有那襁褓中的嬰兒，安穩地睡在母親的懷中，世事恍如與其無關。

今天是商船的第一次啟航，旅客對於能成為此客船的首批乘客，都感到幸運。「雖然不及郵輪壯觀，但還挺舒適的，比想像中華麗。」身穿西裝帶金絲眼鏡的男子巡視着四周。「這客船安全嗎？會不會沉入大海？」老邁的婦人顫抖着。

片刻，大廳響着歡快的音樂，舉辦着盛大的晚宴。旅客紛紛高歌熱舞，歡暢的氣氛散佈於大廳中。旅客無一不被此氣氛渲染！前刻還因客船而感到驚恐的老婦人，此刻已融入這歡暢的氣氛。緊張、驚恐、不安？早已蕩然無存！孩童穿梭於人群中，嘻嘻哈哈地奔跑着。

宴會過後，旅客不是返回房間休息，就是醉醺醺地進行餘興節目。

「嘭！」一聲巨響，繼而劇烈的震盪傳至船艙，客船搖晃不定。

「不好了，船長！客船撞上岩石，海水正流入船艙。」水手神色恐慌，急忙衝進駕駛室向船長報告。「準備救生艇，通知乘客盡快疏散！」

水手跑至各船艙，用其顫抖的聲音呼籲乘客逃生。消息傳至旅客耳中，旅客爭先恐後地向着救生艇的方向奔去。一艘又一艘的救生艇駛去，海水流入客船的量亦愈來愈多。在推撞期間，一名抱着嬰兒的婦孺被推跌在地。她恍如置身於一個不存在的空間，旅客紛紛越過她。戴着金絲眼鏡，穿着西裝的男子，對上了婦孺的雙目，他卻冷眼相待。緊接着兩名孩童又被推跌在地，不斷有人陸陸續續地推跌在地。船長及一位衣着華貴的中年男士，一一把他們扶起……

眼見客船即將被海水淹沒，有誰願意面對死亡？爭先恐後的情況比剛才更激烈。「你們真的這麼自私，任由這些孩子死去？」船長呼喝道。「現在這緊急的情況，時間只足夠讓一艘救生艇的人離開，你們就這麼自私嗎？」衣着華貴的男士怒斥道。

眾人面露愧色，最終只有那位抱着嬰兒的婦人、兩名孩童、數名年輕人可逃脫。他們乘坐的救生艇駛走時，客船已被海水淹沒。

在他們登上救生艇期間，有人認出那名華衣男子是樂於回饋社會、幫助貧困人士的富豪。有人問道：「與那數名孱弱的青年、弱質纖纖的婦孺、軟弱無力的孩童相比，你不是更有貢獻？世上的貧困人士仍需要你的幫助！」

「不！他們是年輕的一輩，將來定能大放異彩，超越我！這個世界需要他們！」

若然你是客船的一分子，你又會作出甚麼選擇？你會讓他人逃脫，或是冷眼旁觀、爭取逃亡？

■網上圖片

詩意偶拾

■文：李恩維

舊時光

正如一隻鴿子盤旋，飛舞
從一種時間的末梢裡出來
向另一個時間彙集

總是把念想具體到一個村莊
一棵樹，幾間屋，
一抹昏黃的燈火

春夏秋冬
童年，少年，麥秸垛
以及熟悉的鄉音土語
憧憬夢幻，或疼或暖

在大片大片的夜色中
一些情節或靜止的影像

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如新長出的麥芒，
不經意間刺痛手指
無法從舊時光中抽身而出
淚水，歡笑，愛與悲歡
在一點點撕扯靈魂和肉體

手寫板

■文：俞慧軍

秋雨蒼茫

纏綿的秋雨為我的假日精心設計了一個好去處，無論在單位當班還是休閒，秋雨伴我讀書，讓我安謐的心靈沐浴了一次次智慧的洗禮。靜坐書齋一隅，從晨曦初露到夜籟人靜，泛舟書海是上帝給我的恩賜。讀余秋雨，讀巴金，讀馬斯洛，讀雪萊和尼采；仰慕大師人格的魅力，細品大師之作的意蘊，遙望窗外秋雨飄逸的蒼穹，遨遊於大師深邃的思想之海，聆聽長天秋雨與書海之音交匯成的一首首曼妙的交響樂。

■撐傘慢步在雨中。 網上圖片

秋雨中聆聽天籟，耳邊便迴響起貝多芬的第二交響曲，撐傘慢步於午後的雨中街市，抬頭仰望秋雨淺唱的蒼穹，目力所及，視野便又觸摸漫天陰霾之下被秋雨淋濕的那片片綠葉與花瓣。雙休一日在秋雨中與摩肩接踵的遊人一起欣賞這盛世太平之景。徒步走進「瑯環書屋」，便與書屋結下了「假日之緣」。琳琅滿目的各類讀物擺放得井然有序，大人們便停留在各自心儀的書櫃前，而孩子們則有她們喜愛的讀物。忽兒從書屋的左側傳來一個孩童的讀書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是一個小手緊牽着母親的男孩子，聽口音是安徽人。「孩子今年8歲，在外來民工子弟學校讀書」，此時孩子的母親正與一位同鄉在輕聲說話。瑯環書屋很靜，任何一丁點兒的聲音都會浸入購書或讀書者的耳中；孩子很靈氣，剛朗讀完李白的《靜夜思》，又輕吟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書店的服務員輕步走到孩子身旁，以友善的目光制止着孩子的喧嘩。母親嗔怪着孩子的頑皮。秋雨好像比剛進書屋時大了些許，書屋裡充斥着潮濕的書香味；孩子穿着短袖衣，此刻依偎在母親的身旁出奇的安靜。走出書屋已是暮色蒼茫時分，秋夜的港城在霓虹綵燈的輝映之中盡顯華麗芳姿，而秋雨絲毫沒有停歇的意思。路過港城車站，有一群行人手提肩扛着包裹正從車站廣場走向公交車站台，足有20來人，一問才知是江西來港城的打工者。

秋雨漸漸變得細密，綠樹成了黑色，天空灰暗起來，社區小巷的各種秋花在華燈與秋雨的折射中泛出黯淡的光澤；偶爾從夜幕中飛過的鳥兒似乎連聲音也嘶啞下來，幾乎聽不到牠們的叫聲了。離家近在咫尺的地方，一群躲在社區廣場簷廊上的民工在等待秋雨的停歇，顧盼雨霽氣爽的寧靜之夜的來臨。走進家門，庭院內那幾株桔樹上流淌着晶瑩的雨珠，彷彿似片片沉重的羽翎，紛紛墜入地面。庭院前那片桂花林也被這冰涼的秋雨摧折得體無完膚，才不幾天，桂樹的花兒就沒了蹤影，剩下了一個空空的秋。

此刻，我的眼前便浮現出那個微寒的秋，與幾位學友相約來到寒山寺外的楓橋邊。也是這樣一個秋雨綿綿的周日，正在修繕之中的寒山寺正門前有兩位石匠在雕鑿一塊碑刻，錘起錘落，「叮叮噹噹」的聲音彷彿叩擊着我的心扉；兩位雨水淋淋的石匠全然不顧這霏霏的秋雨，一個勁兒幹着手中的活兒。見我們走過去，他們便放慢了勞動的節奏，大聲喊着讓我們離得遠一點，以免被飛揚的碎石灼傷了身體。幾次接觸得知，他們是河南最早一批來蘇打工者，一個姓鄭，一個姓邱，靠着精湛的手藝他們到過全國許多園林雕刻石碑或修復古建築。鄭姓的石匠已舉家從中原遷到江南水鄉，成了率先落戶的新蘇州人……淅瀝的秋雨下個不停，突如其來的秋雨，讓民工們措手不及，儘管出門的行囊那麼重，但足以禦寒的衣物卻沒有幾件。曾經去過打工者的住宿處，看着空空的行包空空的床，剩下的便是獨自面對寒碜了。就像那年我跋涉在4000米的雪域高原，在冰天雪地甚至在荒無人跡的雪原高山踽踽而行，那裡沒有暖房，沒有人煙，惟有飄動於雪域的經幡在指引迷惘的征途，難道你就放棄走路、漂泊、逃避生存？因為塵世永遠在背後追趕着黎民，使人們不可能永久的歇息……。

是夜，洋洋灑灑的秋雨從邈遠的天際飄落，深秋的夜晚顯得清冷。而我心靈的翼翅卻像遼闊的海洋，情感恰如奔湧的潮汐激盪起藍色的交響：秋雨成了我的知音，屬於靈魂的歌吟，屬於生命的輕唱，那一縷縷雨絲，牽掛着你我，惦記着天堂裡的人們。聆聽秋雨，彷彿在聆聽秋雨中每一片搖曳的秋葉，每一枝流淚的花朵，聆聽雨霽後劃過藍天的每一聲蕩人心弦的鴿音。或許那秋雨吟唱之中蘊藏着浪漫而溫馨的故事，或許那秋風冷雨中正走過一張張苦澀的臉龐……然而無論是甜蜜還是苦澀，朋友，請帶着虔誠與善良的心靈祈禱吧，讓充滿靈性的秋雨賜給泱泱眾生平安與吉祥！